

熊十力：原儒

讀後

許南雄

原儒一書為熊十力先生於丙申年（即民國四十五年）所著；今日獲讀，為時實晚！感觸良多，故撰此文。

且先說：現代中國思想界應可以分為兩大派：一派是眞懂吾國哲學、思想、文化，從而提倡者；另一派則是雖不眞懂吾國哲學思想文化，却亦提倡或予摧毀者；不幸的是：後者的勢力常比前者強。猶記梁漱溟先生在其所著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」一書裏，既反對陳獨秀等人的西化論，亦不贊同當時傳統論的文化；對後者所持的理由是：如不懂得中國文化的精義何在，談什麼宣傳中國文化？衆士諸君，捨人牙慧，原是人情之常，無庸責備；問題是：智慧之士能否挺身而出、中流砥柱？梁先生於民國三十八年出版「中國文化要義」一書，即以此自任；而迄今斯類著作仍無出其右者，其功力可以想見。

社會科學原無確定的真理，也不必有已成之定論，然名著畢竟是名著，良莠必分；再者，哲學思想之著作不應列入一般名著的範疇；研讀三民主義的學者，可能寫出一部三民主義要論一類的巨著，但這本名著再好，與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原稿仍不可同日而語；理由是：哲學思想之智慧遠非一般名著可比；由此而可說到熊先生原儒一書，並非一般名著，而實有其自家哲學在；則本文也就不應該是一般名著之書評。

先生成名之哲學著作為新唯識論，此書批判佛法、歸本儒學，說明宇宙人生之本體，乃如大易乾元之生生不息、新新不已；本體與現象同在，故陰陽翕開動靜、體用雖殊則一；天行之健如此，人生之道亦如是。書出轟動學術界，由北大以至全國；並與梁漱溟先生同被譽為「梁熊學派」；此一巨擘，自民初迄今，發掘中國文化之精義既廣且深，實為現代儒學大師。二公於大陸變色後，均未離開鐵幕；投共乎？反共乎？能在四周投共的環境裏反共，這是極偉大之處。梁先生被左傾學者圍攻時，總說：「直接的答覆是中國文化要義一書①，熊先生則於民國四十一年刪定新唯識論②，於民國四十五年又為原儒，逝世之前似又撰有乾坤衍一書③，「原儒」此書屢述孔子「春秋」消滅統治階級、歸復民主政治本義；所謂「春秋貶天子、退諸侯、討大夫」（原出史記）

，今無數的中國「無產階級」，似若解放，却在「一批新階級（New class）之專政統治下；誰為「天子」、為「諸侯」、為「大夫」者，即為孔子春秋大月；不為誰，只求良心之安、孔道復興而已矣！兩千年前，孔子「菜色陳蔡」，仍不改周遊列國之行；孟子「困於齊梁」，尤不斷週旋諸侯之志；承先啓後、繼往開來，原是儒者本色，此謂之「中國文化人」。論語言曰：「十室之邑、必有忠信」，此為社稷人性論；以先生之哲人哲語，豈能無影響於當世者？吾國南北朝時代，南朝有新學對立之士，北朝則有文化復興之儒，北朝漢化後，化却成功；殷憂應可啓聖、多難當能興邦；何以言之？蓋聖者，聖學光耀而天下同趨，故能鼓動風潮、造成時勢；此真所謂順乎天應乎民，又豈「時勢造英雄、英雄造時勢」可比？然吾國歷史却往往在後者的風浪裏打轉；成者為英雄、敗者為寇；於是野心志士之改朝換代，乃僅能循環於一治一亂之英雄革命中，而君主專制則未曾改變（或亦環境因素乎！），嗚呼哀哉！聖學何在？夫民本固足以保民而王，却不足以削平統治意識；由古而今，真引導國民革命者，孫中山先生是第一人，其為「中國文化人」——為往聖繼絕學，開萬世之太平，何疑之有？

今當及述原儒一書之內容；此書共分上下兩卷；上卷除緒言外，有原學統及原外王兩篇；下卷包括原內聖及附錄。緒言內說明：新唯識論成書後，應寫量論（知識論）及大易廣傳以為附錄，只惜國難難成書，量論大義係發揮「春秋辨物之理，以正其名」一義，而至上達窮神知化之境，以致致知格範圍天地、廣大悉備，應詳加考究；以其年老多疾，故僅以小冊行世，此一冊即原儒一書；此冊雖小，蘊藏則大；亟當新儒學之善理在。那麼，此一善理何所出？「原儒」一書說明「孔子五十以後易」（論語）是關說所在。學易以前，孔子之思想僅能說「天」之玄妙，故五十以後

教之君治；「子所雅言，詩書執（藝）禮，皆雅言」，此係早期思想。學易之後，思想大變，作易得明內聖外王之之道，乘小康禮教而主天下為公，即反對君主統治。修易而後，更作春秋、周官，並刪其他諸經；此是孔子五十以後之思想，才是「真孔」，亦即「原儒」。蔽以一言，即「內聖外王」（莊子天下篇以內聖外王稱孔子，可附證）。

何謂內聖外王？治者內修其身而為聖王嗎？不是。原外王及原內聖兩篇專為說明之。原來：成已說為內，成物說為外（其實，成物即成己，隨俗假設、故說內外）；聖者，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（易傳）；按：天理在人曰性，人道自弘而天道亦現，其境界則謂天人合一——共悟大化流行，此即知命（命者，大化流行、生生不已；知者，體認之義）。王者，往也。（不是作官之義）；萬物向往太平、無止無窮之意；亦即萬物各暢其性、共進太平；宇宙人生之道，盡在由此。

然孔子此番內聖外王之學，非為君主設、係為衆生想（衆生借用佛家語）；孟子「親親而仁民、仁民而愛物」是為君主而說，不容混淆；孟子是戰國時代孝治論大師，凡所說「仁政」、「王道」均以尊君（行賢）大義為中心，有違孔子政治思想本義。須知：天子諸侯大夫以少數人「統治」（此兩字為傳統政治學關鍵，要緊）多數人，即春秋所謂亂制，春秋又云撥亂，乃指改革此一亂制而言；可惜，春秋自秦漢以下多被竄經者誤解，「貶天子、討諸侯、伐大夫，以達王事（王者，往也，見前）而已矣」才是本義；此句出自史記，董仲舒授司馬遷之聖學真傳，而董氏春秋繁露及其以下多竄亂原經，以為帝制之護符，不過，竄亂不自漢始，即孟子已背先師本義，孟子曰：「詩亡，然後春秋作；而亂臣賊子懼」，前一句謂民間怨聲亡而不能上達（詩乃民之怨聲），孔子體民憂患、故作春秋，這是史實；然根本大義係討伐暴君、廢止君治；既然，則何止亂臣賊子懼？君能不懼？可見孟子已失春秋本義，如由此觀之，則君主政治下之民本，其意義顯然有限。至如禮運，既求乎大道之行，則必廢除小禮禮教，「與三代之英」五字，即該文以後所稱六君子（小康禮教者），實不相容，大聖何至自相矛盾如此？顯係其後妄加竄亂。而周官經實為孔子所作，其治道之大要，係以均（平均）為體，以聯（聯繫）為用；天下平等、萬物相繫也。周官所謂王，有虛名無實權，六官各治其事，而以天官冢宰總其成。以上春秋、禮運、周官三經之思想，均欲取消王權、實行民主（平治而非統治）而達天下為公之大道。天下為公是，則小禮禮教非，此為原外王之大意。

原內聖係說明孔子之內聖學，源出詩書禮樂，至五十學易後，始集大成；內聖為外王之本，易經為其他諸經之源；易，含藏萬有，闡明萬化、萬物、萬事之理，與夫萬理歸一、一理為萬之妙；然戰國陰陽家奪真以至漢易家宗田何象數以下（如乾坤二元論）等皆誤已誤世。實則：乾元即坤元，即易即仁；內聖學乃論「仁義以原其生、禮樂以暢其性」之道理，而舉孔子「志學不惑、

知命耳順，以至於從心所欲不逾矩」五為印證。又：先生於此書中對秦漢以下迄明清諸儒，不能開列孔子大義，只徒舉孝治（或君治民本）屢有微辭，此固然；惟秦漢至明清兩千年，吾國社會乃梁漱溟所謂「倫理本位、職業分途」之社會④，且陷於民族不進。既以農立國、又無工商革命；其結構乃求大一統而奉天子為繫，君主政治乃因此更不國、可破；故諸儒亦只能困於環境、創發君治民本大義；自孟子以至黃黎州，其用心亦可想見；思想畢竟常為環境產物也；大學所謂：「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」，如無環境配合，則將如自孟子以至黃黎州間之民本思想！新舊相差不大；但如環境許可，而棄大學日新又新之義，其為汗儒或腐儒可知，以汗儒腐儒而可談文化復興，其後果亦可知！

總之，「原儒」一書即「原孔」，闡揚孔學真面目，總論孔子之人生哲學與政治思想；人生哲學，孟子頗能發揮（如孟子云：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則知天矣，發揮透徹），但政治思想自秦漢以下多被曲解，蓋傳經者多在護衛君主政治之大原則下解經、甚至竄亂。夏會佑所著中國古代史一書，即會提及秦皇漢武均假儒術以為統治之便，這是實在話，但帝制下之孔學是否真孔學呢？嗚呼！「原儒」不明，孔子何以為孔子，「真孔」不識，中國文化何以能復興？先生自謂：「吾以一葉之舟，激乎孤海，惟不慄不懼，竭吾之才，上酬先聖而已」（下卷頁四十四），論語子畏於匡章說明孔子繼文王演易以明道之志行，先生撰著此書，上酬先聖，其志亦同。或謂此書不過銓述孔學而已，然此書實一革命性之著作，發前聖之微言，開新儒之行誼；考證雖嫌粗略，義理則無窮盡；以述為作、何損高明？俗耳不聞至言、雜染不能悟真理；唯智者識矣！先生於民國五十七年逝世，（享齡似為八十三），孔子曾有「假我數年、學易無過」之語，先生究明易道而開新儒，當也無過矣！蓋自所著佛家法相通釋、十力語要、新唯識論、讀經示要⑤，以至原儒等書，莫不闡發幽微、真揚孔道，其人格則志行合一、頂天立地；赤色未改先生志、哲人哲書更哲世，則先生顯然：生為「中國文化人」，死為「中國文化鬼」，功力精神永在，新儒昌明無止！

附註：

- ①：詳見民國五十二年各期首港人生雜誌，胡應漢先生所撰：梁漱溟先生七十年譜初稿。
- ②：此據原儒一書所說；新唯識論一書原於民初出版，有文言及語體本。
- ③：乾坤衍，一九六一年版；但此係聽聞，敬祈知者賜告。
- ④：見梁漱溟：中國文化要義；原於民國卅八年出版，其後首港集成圖書公司及今正中書局今日已行。
- ⑤：熊先生此等著作及原儒，均已在此流通。又本文所提梁熊學派之著作思潮等等，母校母系老師馮炳奎教授所知至多且富；馮師學於梁熊，精思力踐尤有創獲，實為最佳請教對象。